

三长物斋丛书

聖域述聞卷二十四

三長物齋叢書

陳濬字可大都昌人父大猷黃州判官濬潛心經學尤精戴記宋亡隱居教授元至正元年年八十一卒學者稱雲莊先生又稱經歸先生奎章閣學士虞集題其墓所著禮記集說明洪武時列於學官正統中以之取士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厯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

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搆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隲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

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  
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澤  
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  
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  
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  
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  
子之繫於倫常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  
鑑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  
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  
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

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  
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  
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麻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  
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書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  
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  
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  
先儒所未發旣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  
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  
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  
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註

四卷謙爲較定傳於學者天庥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  
其書於朝初履祥旣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必以  
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  
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  
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  
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  
實似尹和靜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  
二氏而並克於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  
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  
移書學官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明正統二

年追封伯爵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  
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  
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  
乎師大奇之每授書輒問其旨義師謂其父母曰兒穎  
悟不凡吾非其師也欲辭去強之不能止凡更三師稍  
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  
疏義因請寓宿手鈔歸旣逃難徂徠山始得易王輔嗣  
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  
義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啖之衡獨危坐樹

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  
曰黎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重其德從之居  
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閒從柳城姚樞得伊  
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  
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各物星厯兵刑食貨水利  
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已任嘗語人曰綱常不  
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  
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浸盛家貧  
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詠  
之聲聞戶外財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樞

嘗被召至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宗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

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  
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朝衡曰此不安於  
義也姑勿論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  
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  
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  
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  
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  
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  
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丙寅  
至今十有三年九入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

者面奉德音丁寧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至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其一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平最多他不能者皆

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  
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  
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  
是推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  
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  
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  
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  
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  
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  
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

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

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於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廷抑高舉下則人才匱位畧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

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愼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爲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

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  
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  
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  
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  
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  
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  
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  
一言一動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  
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虚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  
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

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閒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眾寡之分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